

宋高僧傳卷第十三

曲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整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唐今東京封禪寺圓紹傳一

蘄州黃崗山法普傳二 體一

梁鄧州香嚴山智閑傳三 大

撫州踈山光仁傳四 本仁  
居遠

福州玄沙院師備傳五

河中府棲巖山存壽傳六

台州瑞巖院師彥傳七

撫州曹山本寂傳八

後唐漳州羅漢院桂琛傳九

福州長慶院慧稜傳十

杭州龍冊寺道愆傳十一

晉會稽清化院全付傳十二

永興永安院善靜傳十三 靈照

周金陵清涼院文益傳十四

廬山佛手巖行因傳十五 道潛

宋廬山圓通院緣德傳十六

天台山德韶傳十七

唐東京封禪寺圓紹傳

釋圓紹姓孫氏其先富陽人也祖官于南燕  
因為滑臺白馬人焉年及識環天然俊邁鄰  
兒戲玩我且恬然群從追隨我惟閑靜年當  
十八方遂志出家師事明福寺正覺禪師覺  
見而異之訓諸徒弟獨許紹耳曰真空門之  
偉器也至年二十二於相州義檀香燈律師  
邊受具登即尋師訪道效祖叅玄二翼之餘  
一盂之外必無他物唯誓禪宗立雪傳衣是  
其素望也至于三湘五嶺二蜀兩京凡日叢

林一皆叅禮既探至蹟頓了心機乃挂錫於  
夷門即倉垣水南寺今為開寶也大中十年  
適遇唐相國裴公休罷調商鼎來鎮魏郊同  
氣相求一言道合即命居今東上方院也紹  
將聚禪徒患其迫窄遂開上院之西損上益  
下時檀施臻萃三脩成巨院擁納之流數盈二  
百橫跨夷門山之峻嶺焉紹即七祖荷澤神  
會禪師五葉法孫也演其無念示以真心了  
達磨之密傳極南能之深趣時叅學之衆擁  
從且繁過元帥相國王晉公鐸以紹道行通

感神祇効靈降甘露於玄穹茲嘉瑞於青檜  
奏信宗賜院額曰雙林師號曰法濟別勅令  
度侍者七人其間法會興盛士庶歸心僅四  
十載所化人可萬計僧尼弟子五百餘人以  
乾寧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謂衆曰急急自了  
去本為逃生死若不解玄旨何時得脫吾景  
逼崦嵫此為最後之言也於方丈中寂然而  
化俗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三勅許於本院西  
南隅建塔焉越五年二月二日重開塔髮長  
半寸儀貌如生乃以香華供養七日遠近瞻

禮稱歎希奇已而行茶毗火中迥出五色神  
光收舍利百餘粒四散隨心淘選近一千粒  
溫潤玉潔璨爛珠圓驗五分之熏成匪一生  
之構集四衆虔仰復迎入塔即昭宗皇帝戊  
午歲也睢陽相國袁象先理于浚郊弟子惠  
霽等曲三其終法乳列狀乞舉行謚禮梁乾化三  
年癸酉太祖勅易名曰定覺塔曰靈化至貞  
明四年九月惠霽等欲旌表師德立碑勅允  
開封尹王公瓚之文也

唐蘄州黃崗山法普傳靜休

釋法普姓潘氏廬江人也貌古情寬擁敗納觀方元和中因見黃崗山色奇秀其峯巖岬其林鬱密中有石壇平坦而高峙乃放囊挂錫于中班荆久之尋附樹架蓬茨僅容身而已未幾有人自小徑而至見普驚恠問云何緣至此曰某本行山麓見巔頂騰漲紫氣盤紆可愛意此山有尤物故來耳諦視普遲迴而去山下行者聞而尋焉禪學之徒不數年遽盈百數普却之曰老僧獨居無物利人君等亦無所乏由是星居之庵多矣弟子廣嚴

等構成大院禪客翕如傳其法者無筭一日集衆辭云吾其終矣汝曹善住珍惜加趺坐胡牀而卒其身不壞散後以香泥塗績之至乾符中重立碑頌云次洛京華嚴寺釋休靜不知何許人也屬洞山禪道風行靜往造之挾搥所疑若雷復于本位焉北返於洛邑開演因赴內齋諸名公皆執經諷讀唯靜并其徒俱默坐帝宣問胡不轉經訓答響應仍皆屬對悅可帝情尋迴平陽示滅收舍利四處樹浮圖勅謚寶智大師塔號無爲也

梁鄧州香巖山智閑傳

大同

釋智閑青州人也身裁七尺博聞強記有幹略親黨觀其所以謂之曰汝加力學則他後成佐時之良器也俄爾辭親出俗既而慕法心堅至南方禮瀉山大圓禪師盛會咸推閑為俊敏瀉山一日召對茫然將諸方語要一時煨燼曰畫餅弗可充飢也便望南陽忠國師遺跡而居偶芟除草木擊瓦礫失笑冥有所證抒頌唱之由茲盛化終後勅謚龔燈大師塔號延福焉次舒州桐城投子山釋大同

姓劉氏舒州懷寧人也幼性剛正有老成氣度因投洛下保唐滿禪師出俗初習安般觀業垂成遂求華嚴性海復負錫謁翠微山法會同伏牛元通激發請益大明祖意由是放蕩周遊還歸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茨棲泊以求其志中和中巢寇蕩履京畿天下悖亂有賊徒持刃問曰住此何為對以佛法魁渠聞而膜拜脫身服裝而施之下山以梁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加趺坐亡春秋九十六法臘四十六凡居化此山三十餘載云

梁撫州踈山光仁傳

本仁居遁

釋光仁不知何許人也其形姪而么麼幼則氣槩凌物精爽殆與常不同早參洞山深入玄奧其辯給又多於人也嘗問香巖禪師答微有偏負曰某累繭重胝而至得無勞乎唾地而去後居臨川踈山毳客趨請頗有言辭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行于世終入龕中已有白鹿至靈前屈膝而起時衆謂爲作弔焉次筠州白水院釋本仁不知何許人也得心於洞山法席仁罕談道而四方之人若

影之附形却之還至乃徇丹陽人請住無幾時天復中至洪井高安白水院聚徒垂欲入滅先觸處告違乃集衆焚香曰至香煙盡處是某涅槃時如其言端坐而化次龍牙山釋居遁姓郭氏臨川南城人也年殆十四警世無常而守恬淡白親往求出家于廬陵滿田寺於嵩山受具戒已思其擇木乃叅翠微禪會迷復未歸莫知投詣聞洞上言玄格峻而躬造之遁少進問曰何謂祖意答曰若洞水逆流即當爲說而於言下體解玄微隱衆栖

息七八年間孜孜戢曜時不我知久則通矣  
天策府楚王馬氏素藉芳音奉之若孝悌之  
門稟昆長矣乃請居龍牙山妙濟禪院僉僉  
徒侶常聚半千爰奏舉詔賜紫袈裟并師號  
證空焉則梁貞明初也方嶽之下號為禪窟  
闕其室得其門者亦相繼矣至龍德三年癸  
未歲八月遘疾彌留九月十三日歸寂遁出  
世近四十餘齡語詳別錄  
梁福州玄沙院師備傳  
釋師備俗姓謝閩人也少而聰黠酷好垂釣

往往泛小艇南臺江自娛其舟若虛同類不  
我測也一日忽發出塵意投釣棄舟上芙蓉  
山出家感通初年也後於豫章開元寺具戒  
還歸故里山門力役無不率先布衲添麻芒  
屨續草減食而食語默有常人咸畏之汪汪  
大度雖研桑巧計不能量也備同學法兄則  
雪峯存師也一再相逢存多許與故目之為  
備頭陀焉有日詭之曰頭陀何不徧叅去備  
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器  
重之光開荒雪峯備多率力王氏始有閩土

奏賜紫衣號宗一大師以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春秋七十四僧臘四十四閩越忠懿王王氏樹塔備三十年演化禪侶七百許人得其法者衆推桂琛為神足矣至今浙之左右山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其於建立透過大乘初門江表學人無不乘風偃草歟

梁河中府棲巖山存壽傳

釋存壽不知何許人也清標勝範造次奚及罷尋經論勇冠輩流往問津於石霜禪師決

了前疑虛舟不繫乃為枯木衆之樞杌矣後還蒲坂緇素歸心時吳王友謙受封屏翰好竒徇異聞人一善厚禮下之王召入府齋論道談玄不覺膝之前席頗增奉仰續為菩薩戒師供施更蕃度門人四百許員尼衆百數壽平日罕言言必利物喜愠之色人未嘗見望之若孤松凌雪焉終時春秋九十三加趺而坐一月後髭髮再生重剃入塔塔之亭每有虎旋遶瓜迹時繁勅謚為真寂大師焉

梁台州瑞巖院師彥傳

釋師彥姓許氏閩越人也早悟羈縻忽求拔俗循乎戒檢俄欲觀方見巖頭禪師領會無疑初樂杜默似不能言者後爲所知敦喻允請住台州瑞巖山院時道愆往叅問答對響捷愆公神伏後二衆同居彥之威德凜若嚴霜糾正僧尼無容舛悞故江表言御衆翦齊者瑞巖爲最嘗有三僧胡形清峭目睛轉若流電焉差肩並足致禮彥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何時發曰朝行適至彥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乃諦視之足皆不踏地彥令入

堂上位安置明旦忽焉不見云是辟支迦果人然莫知階級時有不測人入法會非止一過彥叅學時號爲小彥長老兩浙武肅王錢氏累召方肯來儀終苦辭去寺倉常滿嘗有村媪來叅禮彥曰汝休拜跪不如疾歸家救取數十百物命大利益媪念忙到舍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正歸媪接取放諸水濱又數家召齋一一同日見彥來食至終闌維有巨蛇緣樹杪投身火聚當手薪盡舍利散飛或風動草木上紛紛而墜神異絕繁具如別錄

梁撫州曹山本寂傳

釋本寂姓黃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李多  
衣冠士子僑寓儒風振起號小稷下焉寂少  
梁魯風率多強學自爾淳粹獨凝道性天發  
年惟十九二親始聽出家入福州雲名山年  
二十五登于戒足凡諸舉措若老苾芻咸通  
之初禪宗興盛風起於大瀉也至如石頭樂  
山其名寢頓會洞山憫物高其石頭往來請  
益學同洙泗寂處衆如愚發言若訥後被請  
住臨川曹山叅問之者堂盈室滿其所訓對

激射匪停特爲毳客標準故排五位以銓量  
區域無不盡其分齊也復注對寒山子詩流  
行寓內蓋以寂素修舉業之優也文辭通麗  
號富有法才焉尋示疾終于山春秋六十二  
僧臘三十七弟子奉龕窆而樹塔後南嶽玄  
泰著塔銘云

後唐漳州羅漢院桂琛傳

釋桂琛俗姓李氏常山人也甫作童兒篤求  
遠俗齋茹一食調息終日秉心唯確鄉黨所  
欽二親愛縛而莫辭群從情纏而難脫旣冠

繼踰城之武求師得解虎之儔乃事本府萬  
歲寺無相大師矣初登戒地例學毗尼為衆  
升臺宣戒本畢將知志大安拘之於小道乎  
乃自誨曰持犯束身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  
發聖乎於是誓訪南宗程僅萬里初謁雲居  
後詣雪峯玄沙四三兩會叅訊勤恪良以嗣緣有  
在得旨於宗一大師明暗色空廓然無惑密  
行累載處衆韜藏雖夜光所潛而寶器終異  
遂為故漳牧太原王公誠請於閩城西石山  
建蓮宮而止駐錫一紀有半來往二百衆琛

以秘重妙法罔輕示徒有密學懇求者時為  
開演後龍溪為軍倅勤州太保瑯琊公志請  
於羅漢院為衆宣法諱讓不獲遂開方便不  
數載南北叅徒喪疑而往者不可殫數有角  
立者撫州曹山文益江州東禪休復咸傳琛  
旨各為一方法眼視其子則知其父矣以天  
成三年戊子秋復戒閩城舊止徧翫近城梵  
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春秋六十有二  
僧臘四十遺戒勿違俗禮而棺而墓於是茶  
毗於城西院之東崗收其舍利建塔于院之

西粟遺教也則清泰二年十二月望日也琛得法密付授耳時神晏大師王氏所重以言事脅令捨玄沙嗣雪峯確乎不拔終為安讓而凌轡惜哉

後唐福州長慶院慧稜傳

釋慧稜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胎衣為童亂日俊朗抗節於吳苑通玄寺登戒已聞南方有禪學遂遊閩嶺謁雪峯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時謾向途中學今日看來火裏冰如是親依不下峯頂計

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矜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召稜住昭慶院禪子委輸唯虞後至及於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眾稜性地慈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長往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閩國王氏私誅之大師號超覺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為碑紀德云

後唐杭州龍冊寺道愆傳

釋道愆俗姓陳永嘉人也卅總之年性殊常

準而惡鯨血之氣親黨強啖以枯魚且虞嘔  
噦求出家于開元寺具戒已遊閩入楚言叅  
問善知識要決了生死根源見臨川曹山寂  
公大有徵詰若曇詢之間僧稠也終頓息疑  
於雪峯閩中謂之小憇布納時大原同名年  
臘之高故暨迴浙住越州鑑清院時皮光業  
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探賸禪門嘗深擊難  
焉退而謂人曰憇公之道崇論閎議莫臻其  
極武肅王錢氏欽募命居天龍寺私署順德  
大師次文穆王錢氏創龍冊寺請憇居之吳

越禪學自此而興以天福丁酉歲八月示滅  
春秋七十茶毗于大慈山塢收拾舍利起塔  
於龍姥山前故僧主彙征撰塔銘今舍利院  
弟子主之香火相綴焉

晉會稽清化院全付傳

釋全付吳郡崐山人也幼隨父商于豫章聞  
禪寂之說乃有厭世之志白求出家父愠形  
于色愠止復白者三父異其誠率略許之遂  
詣江夏投清平大師問曰爾來何求付曰志  
求法也清平師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

興夜寐殊於群童及長爲之落飾尋登戒度奉師彌謹檢身彌至問法無厭飲見性不礙齧清平頷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匏瓜豈繫於此而曠於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語深認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仰山蹶然器重之拳拳伏膺棲神累載後遊于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請付居之禪徒子來堂室叟滿楊宰罷任其鄉人復於鵠湖山建院迎以居之廉使王聞錫名曰清化禪院禪

徒齎至請問者墻進皆不我屈豈多讓于前輩乎有同里僧謂付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任緣徇世願師歸歟遂別鵠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命升階賜之衣衾鉢器有加禮焉丁酉歲錢城戍將闢雲峯山建清化禪院召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錫以紫袈裟付上章累讓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榮其賜而飾讓也恐後人之倣吾而逞欲矣尋賜號曰純一禪師又固讓之付不以情忘情故情真不以道求道故道直

所居院之殿宇堂室人競崇建之鑄鐘千餘  
斤新額曰雲峯清化禪院雲水之侶輻湊瞻  
睠不欲捨旃開運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  
謂衆曰生也法起歿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  
及也安然而逝有大雨疾風以震林木拔矣  
享年六十六臘四三四十有五歸窆于山之北塢  
弟子應清等十餘人奉師遺訓不墜其道焉  
僧主彙征爲塔銘建隆二年立  
晉永興永安院善靜傳照靈  
釋善靜俗姓王氏長安金城人也父朗唐威

州刺史母李氏因夢聖容照爛金色遂爾娠  
焉及生岐嶷殆乎知學博通群言因掌書奏  
于神策軍中尉器重之忽厭浮幻潛詣終南  
豐德寺禮廣度禪師時年二十七也洎乎削  
染受具天復中南遊樂普見元安禪齋乃融  
心要北還化徒于故里結廬于終南雲居山  
道俗歸之如市又起遊峨眉禮普賢銀色世  
界迴興元連帥王公禮重留之後還故鄉已  
叅離矣留守王公營永安禪院以居之以開  
運丙午歲冬鳴稚集僧囑累還方丈東向

脇而化俗壽八十九僧臘六十黑白之衆若  
喪嚴親明年正月八日茶毗於城南獲舍利  
數千粒漢乾祐三年庚戌八月八日遷塔于  
長安義陽鄉石塔巋然初靜率多先覺往遊  
爨道避昭宗之蒙塵又生平洗沐舍利墮落  
皆收秘不許弟子示人又嘗禪寂次窻外無  
何有白鶴馴狎于庭若有聽法之意靜令人  
驅斥之凡此殊徵有而不有晉昌軍府主郭  
公歸信焉營構禪院命以居之翰林學士魚  
崇諒為塔銘述德焉次杭州龍華寺釋靈照

本高麗國人也重譯而來學其祖法入乎閩  
越得心於雪峯苦志叅陪以節儉勤于衆務  
號照布納焉千衆畏服而言語似涉鳥夷性  
介特以恬淡自持初住齊雲山次居越州鑑  
清院嘗祇對副使皮光業語不相投被舉擯  
徙龍興焉及湖州太守錢公造報慈院請住  
禪徒翕然具會間僧捨三衣披五納者不可  
勝計忠獻王錢氏造龍華寺迎取金華梁傅  
翁大士靈骨道具寘于此寺樹塔命照住持  
焉終于此寺遷塔大慈山之峯

周金陵清涼文益傳

釋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也年甫七齡挺然出俗削染于新定智通院依全偉禪伯弱年得形俱無作法於越州開元寺于時謝俗累以拂衣出樊籠而矯翼屬律匠希覺師盛化其徒于鄞山育三寺甚得持犯之趣又遊文雅之場覺師許命爲我門之游夏也尋則玄機一發雜務俱損振錫南遊止長慶禪師法會已決疑滯更約伴西出湖湘爾日暴雨不進暫望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漲之患耳遂叅宣

法大師曾住漳浦羅漢人止呼羅漢羅漢素知益在長慶頽脫銳意接之唱導之由玄沙與雪峯血脉殊異益疑山頓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變塗迴軌確乎不拔尋遊方却抵臨川邦伯命居崇壽四遠之僧求益者不減千計江南國主李氏始祖十四知重迎住報恩禪院署號淨慧厥後微言欲絕大夢誰醒旣傳法而有歸亦同凡而示滅以周顯德五年戊午歲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國主紆于方丈問疾閏月五日剃髮澡身與眾言別加

跌而盡顏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臘五十五私謚曰大法眼塔號無相俾城下僧寺具威儀禮迎引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焉益好爲文筆特慕支湯之體時作偈頌真讚別形纂錄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鐘山道欽潤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後主爲

碑頌德韓熙載撰塔銘云

周廬山佛手巖行因傳道

釋行因不詳姓氏鴈門人也遊方問道于江淮見廬山北有巖遙望如垂手焉乎下則深

邃可三五丈許因獨棲禪觀于其中僞唐主元宗聞之三徵召不起巖中夜闌有異鹿一卧于因之石屋之側又錦囊鳥一伏宿于石壁下二物都無驚怖因不度弟子有鄰庵僧爲之供侍一日小疾謂侍僧曰卷上簾我去世三去簾方就鉤下牀三數步間立屹然而化春十五秋七十許元宗命畫工寫真而關維收遺骨白塔在巖背焉初因傳禪法于襄陽鹿門山尋爲元宗堅請於棲賢寺開堂唱道不及暮月潛歸巖窟初巖如五指中指上有松一株

因終之日此亦枯瘁因有經籍之學有問則指撻先儒得失章句是非談論不滯於方隅開喻必合於教化實得道之良士也

系曰凡夫捨報尸必一同也佛則右脇果位坐亡首搯地者現通身立中者彰異其惟欲行步而化者除後僧會外則因公有焉

次錢塘慧日永明寺釋道潛俗姓武蒲津人也生而強壯容安端雅成立則身長七尺許曾前黑子七點若斗之網魁焉投中條山棲巖大通禪院禮真寂禪師為親教也戒檢嚴

明訥言敏行師亡之後誓入鴈門五臺山以精恪之故躬覩文殊聖容後諸方無定遊處未到臨川見崇壽益禪師頓明心決次棲衢州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寶有否僧曰按傳記云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潛疑未已遂苦到跪禮更無間然俄見舍利紅色在懸鐘之外蠢睜而行潛悲喜交集又先文大師彙征迥然肯重自為檀越請於

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  
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漢南國王  
錢氏命入王府受菩薩戒造大伽藍號慧日  
永明請以居之假號曰慈化定慧禪師別給  
月俸以施之加優禮也建隆二年辛酉九月  
十八日示疾而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字  
字瑩然時衆皆覩至十月內於龍井山茶毗  
所收舍利夥多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  
聚乞求斯須獲七顆屠家持於印氏塔中至  
開寶庚午歲天台詔禪師建石塔緘其真骨

癸酉歲塔頂放白光焉  
宋廬山圓通院緣德傳  
釋緣德俗姓黃錢塘人也父超修學儒術而  
長於績畫傳周昉佛粉本受筆法於吳興李  
昭長史德幼有出家之志心性孤僻而寡合  
遂往天台受具習禪法於天龍寺道愆禪師  
尋往江西問道自雲居往廬阜孤節高岸實  
不見有所欲江南國主李氏召入內道場安  
置慮其不群別構羅漢院處之苦求入山請  
住廬山新院乃列威儀導引焉德且裝衣荷

檐而入然後升座對答叅問焉其國主賜資未嘗以表牋報謝有國老宋齊丘者禮以師道以開寶中卒于山院德一生服用熟韋袴襪而已行杜多法供億諸禪侶厨無匱乏或謂德有黃白術焉

四三

十七

宋天台山德韶傳

釋德韶者姓陳氏縉雲人也幼出家于本郡登戒後同光中尋訪名山叅見知識屈指不勝其數初發心於投子山和尚後見臨川法眼禪師重了心要遂承嗣焉始入天台山建

寺院道場無幾韶大興玄沙法道歸依者衆漢南國王錢氏嘗理丹丘韶有先見之明謂曰他日爲國王當興佛法其言信矣遣使入山旁午後署大禪師號每有言時無不符合蘇州節使錢仁奉有疾遣人賣香往乞願焉乃題疏云令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壽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日卒焉凡多此類韶未終之前也華頂石崩振驚百里山如野燒蔓筵果應韶終焚舍利繁多營塔命都僧正贊寧爲塔碑焉享年八十二法臘六十

四即開寶五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八日也語錄大行出弟子傳法百許人其又興智者道場數十所功成不宰心地坦夷術數尤精利人爲上至今江浙間謂爲大和尚焉

論曰梵語禪那華言念修也以其觸情念而無念終日修而無修又云正定也正受也正則廓然冥而定矣正受簡邪思惟增徧計故所以奢摩他以寂靜故三摩提以觀如幻故若禪那者俱離靜幻故始云菩薩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度衆生今登彼岸也若然者諸

聖住處既如彼諸聖度生復若何稽夫法演漢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萌佛陀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吳之僧會亦示有緣俱未分明肆多隱秘及乎慧文大士肇尋龍樹之宗思大禪翁繼傳三觀之妙天台智者引而伸之化導陳隋名題止觀粵有中天達磨哀我羣生知梵夾之雖傳爲名相之所溺認指忘月得魚執筌但矜誦念以爲功不信已躬之是佛是以倡

言曰吾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也此乃乘方便波羅蜜徑直而度免無量之迂迴焉嗟乎經有曲指曲指則漸修也見性成佛者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了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不立文字者經云不著文字不離文字非無文字能如是修不見修相也又達磨立法要唯二種謂理也行也然則直而不迂不速而疾云不立文字乃反權合道也爾時梁武不知魏人未重向少林而面壁唯

慧可以神交亦猶白雪雖歌巴童寡和後則臨沂牧園子孫終號於強秦避狄岐邠文武乃成其王道可生璨璨生信信下分二枝一忍二融融牛頭也忍生秀與能能傳信衣若諸侯付子孫之分器也厥後此宗越盛焉十九龍而連筵布潤當是時也應其懸記屬于此人後來得道無央數是歟重之曰夫禪之為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妙唯龍得之破障纏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故今之像末

闕諍復生師足既傷資爭未已如聞此心是佛便言三十二相何無或問一路涅槃則曰八萬法門何在曾不知經中發菩提心此見佛性也云何修菩薩行此行布修行也因信不及無明所迷溺喪忘歸何由復業或舉經以示之則對曰此性宗法或謂之曰莫是魔說還可焚毀否且置而勿論又欲棄之又欲存之不其惑乎昔者于闐諸部謂道行經爲婆羅門書烏荼小乘謗大乘學作空華外道西乾尚爾此何驚乎良以六代宗師一期舉

唱但破百年之暗靡營一室之墮殊不知禪有理焉禪有行焉脫或戒乘俱急目足更資行不廢而理逾明法無偏而功兼濟然後如可與言禪已矣其如玄學多斤講家目爲數寶之人終因屢空之室那不見經是佛言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定不相違施設逗根用有時處況以經江高國紀之名論海總朝宗之會毗尼一學軌範于途授形俱築釋子之基唱隨行淨沙門之業擬捐三事何駕一乘終包不足之羞豈倒轉依之地通人不諳豎子



蟲動也明舒夥多合果切  
 同切日動也夥多也果切  
 人掌齊和在詣切  
 為者齊和也  
 汧水輕煙切  
 圉魚許切

五三

廿一